可能性引擎

当北风再次穿过那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庞大长方形建筑，人类也许永远无法理解多少锁存器被同步，多少以往千年的经验也无法触及的思想被轻松实现。这些智慧的金属 或许应该被赋予一个比“人工智能”更加神圣的词汇，因为它们并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电子元件，各种拓扑结构也许是人类设计的，但它们最终涌现出的智能，却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就像我们即便完全了解水分子的结构，也无法由此推演出海洋中丰富多彩的生命形态一样。谢尔托维奇决定这些大金属玩意应该叫可能性引擎。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微妙的可能性，由一些计算能力低下的有机生物设计的超越本身的存在。不仅如此，可能性引擎，被亵渎式地，被人类用来计算各种已知条件之后的可能性。

“可能性引擎”，谢尔托维奇在心中默念着这个名字，嘴角不禁浮现出一丝微笑。舒适的运动鞋在人行道上摩擦出沙沙的声音，清晨柔和的阳光洒在他的手臂上有一种无限的生机，他轻声笑了起来，享受着清晨散步带来的愉悦。或许，他微笑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想到了这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更是因为他看到周围的人们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历史之眼啊，谢尔托维奇感叹道。

就像自己那些社会主义先烈期待的那样，大部分人在这个被可能性引擎所主宰的世界都很快乐。与那些忧郁的资本主义学家预测的不同，可能性引擎的爆发并没有产生幸福感的下降。它们代替我们做的大多数的工作，每个人每天只需要做适量的劳动就可以满足供需平衡。而对于这些适当的劳动，劳动本身就是快乐的，本身就是被渴望的。当然不是那些让人们疲劳得很的“劳动”。想到这，谢尔多维奇又笑出来了，但是谁又需要那么多东西呢？也许这种不需要那么多东西的观念跟21世纪末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关，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现在都很幸福。

谢尔多维奇喜欢给这个世界上一些东西重新命名，这样看待世界就有一种不同的角度，这样才能生活出最饱满的状态。他是这个世界为数不多的重要统治派系之一——“生活派”的核心成员。“生活派”成员的主要任务正如其名，但是从更大角度来讲是制衡单一“可能性引擎”集群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简单来说，如果只有一个可能性引擎群引导国家，可能以极小概率（根据21世纪的历史数据分析）会出现经济政治灾难性事件，毕竟没人完全懂可能性引擎的原理。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些潜在的风险，多个“可能性引擎”集群在全国各地被建立起来，形成相互制衡的态势，而这些集群所依赖的数据集，则由“生活派”的成员负责提供。

生活派收集数据集的方法，简单来说是靠人体感官系统给神经系统的反馈。由于语言系统的低效性，以及声音在介质中传播的相对低速，通过电信号进行信息交流的神经系统，显然更适合高效地产生和传输数据。所以每一个生活派成员在正式成为一员之前，要在大脑中植入一个神经芯片，用来跟区域可能性引擎传递信息。之所以还需要人类生产数据集，就是因为人类可以当作那些漏斗，进化出来的优秀神经系统可以帮助数据集降噪。

谢尔多维奇意识到，自己竟然停止了走动，甚至有好几分钟他一直在屏住呼吸。他轻轻地吐出它，当他的呼吸从肺部流出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他的衣服在他身上移动。他把目光从人行道上移开，环视世界。光线播撒下来，照在人们的脸上，现在他觉得光线似乎来自他们自己，驱逐本该待在他们脸上的黑暗。其中一个人眨了眨眼，一道淡淡的黑色返回了被阳光照到的脸颊上。谢尔多维奇意识到他的手指，他在自己的注视下转动双手，惊叹于它们的棕色，惊叹于指甲与他钝指端的嵌合方式。他觉得他能感觉到血液在细小的静脉和动脉中无形地流动，从他的指尖穿过他的身体，微妙而不稳定地跳动着。

他内心充满了欣喜，其中一部分来自于对于过去自己的肯定。多年前生活学院里教授的享受生活的技巧现在他已经熟烂于心了，甚至能够感受到各种不同的奇妙化学反应。仿佛眼前又浮现了学院博物馆里先烈书写的“生活是这个宇宙的真谛”。对于那些不明事理的人，也许这只是一个口号。但是谢尔多维奇能准确的感受到，这个世界所展现的无穷无尽的算力。那些可能性引擎跟这个世界本身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感到无比的自信：谁又能说那些蚕食于源自生活数据集的可能性引擎比我们人类更加智慧？

也许散完步收拾一下23街区的公共花坛？谢尔多维奇心里计划着。谢尔多维奇，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期待着每一天早上的苏醒。